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  
感

呂氏曰聖人鈞深致遠動必循理理之所  
在天下莫能與之較也以謂治性者莫若  
明心全身者莫若遠害是以屈曲才能出  
處語默隨順其宜與物無競不虧大全故  
能成其無爭之德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  
曉辯諸物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其直  
如矢其端若弦常且委蛇同波類尺蠖之  
未伸屈伏而不有其直斯可謂大直矣故  
曰枉則直川谷窪下則水就之雖欲不盈  
不可得也於已謙虛則衆德歸之故曰窪  
則盈至人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大白若辱  
質真若渝則天下樂推而不厭其道日新  
矣楊子或問新弊何如新則襲之弊則益  
之然可謂日新其德不為外物之弊者矣  
故曰弊則新夫道不貴繁聞見之多不如

其守之約也易則易行簡則易從易簡得  
則天下之理得矣攝生之士少思少慮少  
欲少念持而勿失則得之矣故曰少則得  
人情好勝以多為貴蓋道不欲多多則雜  
而擾路多歧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治身  
之道多思則神散多機則智沉非所以抱  
一也故曰多則惑○何氏曰此章首言曲  
則全末言全而歸于以見天然混全之道  
如川谷之於海不以萬折而妨其東也道  
初非曲所能強全特以其本全之天外以  
曲成其物者耳要知天地大全皆備於我  
與物委蛇以同其波為斯世不得直行其  
道也何嘗違道干譽如後世見惡之曲者  
哉如是則四方均齊道本直也外以枉全  
之六虛周流道本盈也外以窪全之謙受  
益也長古不老道本新也外以弊全之晦  
而明也少則得一也多則惑雜也列子大  
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林氏  
曰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  
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

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能實  
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  
又細釋作兩句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呂氏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之所言一者  
亦有數種不可不知也有道之一無一之  
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  
炁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一生水之一也此  
言抱一者乃真一之一也知一者無一之  
不知昔黃帝往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曰請  
問真一之道天真皇人曰此道家之至重  
其經上帝祕在五城之內吾聞之經曰一  
在北極太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觀  
巍華蓋金樓穹窿此真一之大畧也夫言  
北極太淵之中者言真一所居之神室也  
乃在兩耳交通之穴前明堂後玉枕上華  
蓋下絳宮即泥丸天帝上一赤子之所居  
也謂耳屬腎故曰北極太淵之中也西昇  
經子得一萬事畢知而行之乃可為脩真  
之法式故曰抱一為天下式○何氏曰聖

人抱一為世法式一者道所自生乃混然  
天全者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吳氏曰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

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明  
之彰不自是者闇然而日彰也夸其功曰

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矜長謂能之

過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

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喻也○林

氏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皆是不有其

有之意我既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

○李氏曰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勸謙之義

也謙下故無爭無爭則全其本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吳氏曰曲則全三字蓋古有是語而老子

述之以為此章首句章內抱一為綱曲則

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

為目皆曲則全一句所可該也故重述之

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是虛

為此言而無實哉蓋以其誠實能全而遂

以全之效歸之○董氏曰蓋老子述而不

作以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申其言

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明曲枉

之道則道大全實皆歸諸已矣道乃人之

固有故云歸言復其初也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

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何氏曰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夫希者何

言自然也言大道之言也此句當以希字

句絕不可以希言與多言對解淺矣學道

者遊心於淡合忝於漠廓然無形寂然無

聲故首言以希之一字大音希聲之希自

然也曰希曰自然此玄門也飄風暴雨不

終日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久而滅

此也夫飄暴之氣不自然則不能以常然

天地者尚不能以此為久而況人乎○吳

氏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言無言也得

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飄風強疾之風

自旦至食時為終朝驟雨急暴之雨自旦

至暮時為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

譬如天地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為

變怪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尚不能久不

及終朝終日而止矣况人而不能因其自

然可乎○李氏曰飄風驟雨言妄動躁進

不久速之喻○呂氏曰飄風驟雨不久之

喻者此太上戒人之喜怒哀樂發而不中

節動止失常也希者視之不見之道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

吳氏曰從事於道謂以道為事也道者謂

有道之人德者謂有德之人失者謂庸下

之人所為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

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而不相非異也

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

之人皆視之一同而無相非異也蓋道者

德者與我為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

人雖以為失彼則自以為是固亦有自然

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以是之而乃妄

言以非之哉莊子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李氏曰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又曰道者同於道一體同觀也德者同於德謂不生二見失者同於失無分別也○呂氏曰至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不與物親不知其有道不知其有德不知其有失超然出於形器之外而無得失之憂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吳氏曰道德之人以我同之與我印證參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是以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實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必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強加分別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李氏曰我同於我道亦同於我我同於德德亦同於我

我同於失失亦同於我我疑於物物亦疑於我

###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李氏曰此章總證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

不行如飄風驟雨之謂也○吳氏曰此章

又以人之行立譬前章立與行亦因其自

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起其踵而立

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

暫時如此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

以行○呂氏曰跂者似立而非立人貴其

有立非道則不立跨者似行而非行人貴

其有行非道則不行苟以立為未足而加

之以跂以行而未足加之以跨未見其可

也類夫冒進之士跂望非分欲求榮寵有

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哉而又材力卑劣

欲超軼於人跨步挾物心觀速達何由得

行乎是以違其常性而強其所不能者夫

以道獨立乎萬法之表超然不移者曷可

同日而語○何氏曰跂趨足也則離於立

言人企望之心重不可與有立也跨大步也則促其行言人進取之心重則不足與有行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李氏曰自見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李氏曰自見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意確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

食贅行殘飯贅疣衆所不美○呂氏曰至

人遊心太虛睨物玩世以生死為一條以

不可為一貫回視自見自彰自矜自伐

之人譬諸棄餘之食贅餘之行天之所虧

地之所變人之所惡而況至人窮理盡性

造道之極曷嘗顧之終身當勿處也○林

氏曰自見自彰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

有而不化也○吳氏曰自見者之終不能

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功

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跂者之不可以

立跨者之終不可以行也食之不盡曰餘

肉之附生曰贅或曰行讀作形古字通用

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  
適使人醜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呂氏曰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

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氣形

質具而未始相離故曰渾淪非清非濁湛

然常存非高非下萬派莫分天地由之而

生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復

命返性於初恍惚之中千和萬合極物之

真原其本來先乎覆載混沌成體道之源

也在人為妙覺之性亘萬劫而不間故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林氏曰有物混成

道也無極而太極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

地自是而生也○吳氏曰有物混成物謂

道也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

猶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

先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下母

呂氏曰寂兮無聲寥兮無象空洞杳冥無  
今無古獨立無配未嘗遷革何物可偶故

能周遊八紘應用無盡斡旋不忒物有感

衰道無窮極萬物莫見其行而行莫見其

止而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如環無端物

無大小咸向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損生

之成之咸有所賴○林氏曰寂兮寥兮不

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

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

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寂聞靜也家虛廓也

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之表無可

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於萬物

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生

育萬物故曰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

逝逝曰遠遠曰反

林氏曰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

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

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又不足以

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

逝又不足以盡之又強名之曰遠遠者不  
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

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

也○李氏曰大者無有限量逝者無有疆

界遠者無有邊際反者收拾來歸○何氏

曰反者則復歸於無物也○蔡氏曰反者

用復歸體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吳氏曰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

大無可與並此以天地聖人與道而言而

曰四大何也蓋天得此道以為天地得此

道以為地聖人得此道以為聖人其所以

能大者以其有此道故也○李氏曰人只

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大○

呂氏曰至人喻之於已道者虛無神妙天

者天谷神宮地者黃庭真土王者真性元

神元神乃心也不離方寸潛天潛地經緯

萬方亦可謂大者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呂氏曰王者淵默沉靜與陰同德所幸無私是法乎地也地者守一不動剛健中正與陽同波是法乎天也天者高明至公出真光聖酬酢萬變惟德是輔與道同體是法道也惟道則任物遂性無為自然守而勿失與神為一道體圓通出入無碍所謂自然也其誰曰不可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吳氏曰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林氏曰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何氏曰人法地之人即王也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

吳氏曰根猶本也躁動也君猶主也言輕以重為本動以靜為主也君子之行言行

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輕之後有輜車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乘輕車以行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不敢以輕車疾行竟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此言輕本乎重也○呂氏曰重者任物者

也輕者為物所任者也將制於輕不可失之於重靜者役物者也躁者為物役者也將制於躁不可失之於靜蓋靜則有制輕之功靜則有持躁之方是以治國之君當以厚重安靜為基則百姓安康而無擾亂之憂矣有若終日行遠未嘗敢離輜輶之重載者以其衣食之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中途委頓之患其於立身行道豈可須臾忘於靜與重邪至人處已亦然貴乎重靜謹乎輕躁重者首輕者後靜者神躁者情取此靜重之德去其輕躁之情則聖胎安逸終日如乘安車大道雖夷不敢輕易其行○林氏曰根言輕自重生也君言躁以靜為主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吳氏曰燕閑也處居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亦超然無一物之繫累其心此言動主乎靜也○林氏曰其胃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於輕重躁靜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何氏曰雖有崇高榮華之觀而超然清閑之燕萬物母足以撓其心於治天下乎何有列子至觀不知所視靜重之至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吳氏曰國勢之居重馭輕兵法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身治心皆當本之於重主之以靜○林氏曰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伏天下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以身輕天下者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呂氏曰至人取之於已則心者君也炁者臣也輕則心動而損其氣躁則炁

耗而蕩其心內而脩身外而役物靜重之體性理之分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闕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吳氏曰善謂善於其事轍謂車轍迹足迹也瑕疵玷謫過責計數之多寡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闕捷拒門木也橫曰闕堅曰捷繩約索也合而成體曰繩用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謫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須用闕捷結繫者必須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為爾有道德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蓋善於行者以不行為行故無轍迹善於言者以不言為言故無瑕謫善於計者以不計為計故不用籌策善於閉者以不閉為閉故無闕捷而其閉自不可開善於結者以不結為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以為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

而速至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為乎無為行所不行不出戶庭其德流傳如風披拂萬物何轍迹之可尋乎且不善言多為言之所累未能忘言也明矣夫瑕者王之病謫者言之咎夫豈知言之所以言哉至人以日新之德發而為言垂訓於世舉合自然又曷有瑕疵謫謫之可玷乎故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道不可求於度數也今以籌策而知者豈自得之妙邪惟善計者不然守一無為能任萬物縱橫運用不隨諸數使大小多少各盡其分不損其材何假於籌策哉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且善閉者六通四闕雖天地密移鬼神靈響不得其門無自而入以其形全精復塞允閉門諸境莫入雖無闕捷終莫能開也故曰善閉無闕捷而自不可開噫物之膠固水之凝結事之和合雖無繩約不可解也至人簡易冲虛神凝氣定恬然清靜雖天地不能犯也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李氏曰謹於言行則無迹無謫心之計其可算心之閉其可開心之結其可解乎

○林氏曰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吳氏曰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為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為其事為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也無所救則無所棄矣不見其為救此而棄彼也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何氏曰道在天下周普萬有人人皆欲化之物物皆欲成之而不見其迹神應故妙也關尹子蒼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故人物皆得遂其性而無遺棄者聖人無為之道也是謂襲明夫靈明之性人所同稟特不全明爾聖人委曲導人使還其靈明之天於不壞不滅之地繼之者古也

故曰襲明○呂氏曰至人收視返聽虛室  
生白宇定光發如燈之明傳襲而不絕故  
曰襲明○董氏曰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  
形爾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  
執著有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有兼

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  
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者既  
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

○吳氏曰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之  
所專事而為法者也資者如以貨財給人  
俾人藉之賴之而得有所成也因彼之不  
善而成此之善名故曰資○何氏曰入不  
善之人師善者而受其教善者資不善者  
以行其化此道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也謂

襲明○林氏曰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  
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  
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呂氏曰師  
資者能資人而亦資於人相成之義也○  
倪氏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固也不善人

乃為善人之資者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猶以不善者為師況賢乎資之為言  
助也因彼不善吾鑒之而知改過以從善  
是之謂資

不貴其師卷七不愛其資卷七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卷七

○呂氏曰人雖因其師而指南及其頓悟至  
理物我兩忘不貴不愛如列子師老商友  
伯高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  
為我友內外盡矣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故能見性之性開天之天深造乎道使  
有智者亦皆迷其津雖有巧計無所施之  
雖有至言無所喻之可謂真要妙矣故曰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李氏曰師資兩忘  
黜聰屏智終日如愚

###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呂氏曰雄者剛而動雌者柔而靜聖人知  
已之尊榮若縱乎剛勝則患生未若守其

柔弱卑退善下而天下之德皆歸之如水  
之就下焉為天下谿若細流決之四方  
何所不納復能守其常德温粹不雜類嬰  
兒之未孩是謂全德於已亦然雄者陰中  
之陽也在人為精雌者陽中之陰也在人

為神知雄者保其精守雌者存其神之  
靈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若水之注  
于溪任物汚濁比於赤子○吳氏曰雄謂  
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知識○林氏  
曰知字能有為而不為之意知雄守雌不  
求勝也常德即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嬰  
兒無知焉○李氏曰知雄守雌不自大也  
○何氏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吾寧靜為  
下弱勝強也○倪氏曰先之以知其雄而  
後言守其雌者於雄之剛強非不知也乃

能守雌之柔弱故可貴也若本不知雌唯  
守雌而已則凡世之愚弱者亦可謂知道  
可乎故必先知之而能不用此所以為有  
道也嬰兒者譬道之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呂氏曰白以喻道之著也黑者喻道之復也聖人知我心澄潔純素無有一疵慧而不用乃能收其淵奧實智者愚持以自晦先而不耀行之於已施之於人可為天下模式既指模法則於世矣正而不妄公而不私動而有常絕無差忒之愆其於人之身也白者金之鄉黑者水之府知金之與水相生相成為命之基常煉金液守元精斡旋運動成真金之體可為舉世修真之依式也且真常之德獨覺無為一了百當毫毛匪差神契無冥豈有窮極哉○河上公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如是則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林氏曰不忒無差夫也無極無物也○何氏曰毋履太白可令水存吾寧以玄為德明若昧也○吳氏曰白謂光明黑謂暗昧無極無所窮盡也○李氏曰知白守黑者不自見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朴

呂氏曰榮辱之來人莫得而先知倘來適去初無交涉聖人知其位之崇高榮觀燕處守其卑辱納汙穢垢如谷之虛谷既虛矣靡所不容無彼此之間內德充足一性純常復歸于朴○李氏曰知榮守辱不自貴也守雌守黑不見自己之明也○何氏曰大白若辱感德若不足吾寧受垢受不祥損而益也曰嬰兒曰無極曰朴皆混然返始之道也○林氏曰乃足備至之也朴太朴也天地之始也○吳氏曰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朴謂木質未斲為器此章之意欲常德而返本復始以歸於太初之道常德者冲虛不盈之德也故寧黑無白寧雌無雄寧辱無榮知其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尚然寧守而自處於下既全此冲虛之德乃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朴皆以喻太初之道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

割

林氏曰大朴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履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萬物者之長也莊子官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即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之意○何氏曰朴者大道無為之始器者事物有為之名聖人不能使朴之不器而善用之以官天地長民物雖大制御方而不割生而不傷大道之力也○吳氏曰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為制故不割裂也大散者不散大用者不用亦如大制之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何氏曰經中言天下之戒者三欲章千萬



世亂臣賊予之心所謂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自取喪滅者示其禍戒也故曰以無事取天下不可萌一毫有爲之心天下大物曰神器非人力可觀覩也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何嘗有爲之之心堯之黃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何嘗有執之之心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事事物物莫不皆然一以無心處之況天下之大神明之祚其可以智力求哉○呂氏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夫何故以其未嘗有心於爲也所以能合天道之常理輔萬物之自然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苟有心取而爲之無乃用智尚力拂逆天理而失其自然之道乎神器者大寶之位天地神明之所主宰制萬有役使羣動果不可爲也若一己之私從事天下爲物所拘認而有之動而不知其止涉乎憂患之域非惟喪其至理亦將失其真矣奚暇治天下哉人之一心天下衆妙皆歸焉所貴乎自然

而已既爲之則不能無爲以人滅天以敬滅命道愈不可得也原其形體法天象地妙契陰陽乃神聖之器也黃帝南望而玄珠遺七竅擊而混沌死是不可爲也爲之者欲其成故敗之執之者欲其得故失之倘若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其於道也至矣哉○李氏曰無爲則無事有爲則有事執者失爲者敗有爲之戒也○林氏曰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強爲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何氏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往來相接列子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亦是此意故物或行而前已有隨其後者或响而後已有吹之寒者或強而勝已有羸而弱之者或載而

成已有墮而壞之者如相守然故曰影之守人也物之守物也況天下大於物而可以有心有爲有執哉甚者過當道以弱爲表以虛爲實不爲己甚故去甚奢者浮靡也道以本爲精以物爲粗奢則不遜故去奢泰者驕肆也道以深爲根以約爲紀而不以天下爲泰故去泰此三者皆有作爲之侈心去此三者聖人之心虛矣不以天下動其心矣○李氏曰強羸載墮互相倚伏如影隨形纔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貪甚去奢侈去驕泰深戒後世○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墮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可免者也○吳氏曰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爲我有而不亡也哉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响吹強羸載墮八者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則必衰惟不使過盛則可以不衰也甚

奢泰三者盛之極也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覆八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呂氏曰有道之士輔佐其君莫不務以德為本三軍五兵德之末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為而民自化庶俗熙熙知帝力之何有以從事於甲兵豈道也哉兵者凶象戰者危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有勝則有敗有利則有害豈可以強侵弱暴凌善獸窮則搏物極則反此必然也○倪氏曰不日人主而曰以道佐人主者蓋言人主雖有用兵之意苟大臣不從史之未必用也○林氏曰佐人主而以強兵為心則非知道矣兵凶器也我以害人則人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呂氏曰師旅所過之地古今爭戰之場鮮

有所濟田荒室露荆棘森然可不畏乎大軍一過上達天時下奪民力和氣不應於上殺氣橫流於下民之與物悉被戕賊六氣不均雨暘失時疢癘災害兵興荒歉必至凶年理之常也○蘇氏曰兵興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政和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達天時故有凶年○林氏曰用師之地農不得耕荆棘生焉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苗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呂氏曰強兵戰勝禁暴禦亂之術亦不可廢猶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善用兵者果決而已不敢以取強也德所不能化政所不能及不得已而後起迫而後動動固不利非恃強而有取也此善勝之道也明矣果而不矜其能自矜則不長果而勿伐其善自伐則無功果而勿驕其勢自驕則不足侵伐之事救而可也